



左傳快讀
文公
上

9.72
1.5/0
5



門 〇七12
1.5/0
5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七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兩先生來註

本朝馮李驥天閑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叅閱

善化李紹崧駿岳選訂

男

校字

公名興偁公子毋聲姜在位十八年
論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文公

襄王二十六年	鄭穆二年	晉襄二年	衛成九年	蔡莊二年	曹共二年	齊昭七年	宋成十一年	杞桓十一年
元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十六年	二年	二年	九年	十年	十七年	七年	一年	十一年
襄王二十六年	陳共六年	秦穆三十四年	楚成王四十六年	世子商	臣弑父自立是為穆王			

斤丁三專決賣

卷之七

文公

曲江書屋

叔氏也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周大夫為內史之官來會葬僖公也

公孫敖慶父之子也相人謂觀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

人形色知吉凶也

敖以二子穀與難見叔服使相之

穀放之長

其能相人也見

音現

其二子焉叔服曰穀

子文伯也食于謂能奉祭祀供養者也

難敖之次子惠叔也收子謂葬子身也

豐下謂其面方而豐厚也

言當為孟孫之後也○文伯生

也食

音嗣

子難

乃多反

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

仲孫蔑是為孟獻子皆如叔服之言

於魯國

同

同

元年

閏三月

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為時達歷者所譏

左氏言先王之所以治歷法以正時也

履猶步也步推歷之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始以為術又舉中氣以於是三年所餘之日歸之於歲終積為閏月

故四時之序皆準而

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

無過斗建不失其次則寒暑不失其時故民心無疑惑

置閏不惑四時得所

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

故興作之事不致悖亂

不悖

必內反

左翼云寥寥數語可包大史公班固天官律歷諸書三句平敘而歸餘于中為主一置閏必在歲終此古法也漢以後隨時置閏不拘古法未有議之者其推步精核當閏而閏也此突下於是二字見三月不宜置閏故以非禮譏之觀此可知古人不知有歲差法

兩子俱好而一子尤佳近世為姑布家言者甚得此秘但能學其訣不能學其驗則何也食子收子豐下只以一字為評不肯作極口而奉語固非世俗所能效擬者文筆簡甚雅甚

履端于始考

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履步歷之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子初一刻冬至為歷元其時

月日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分餘

舉正于申考 每歲有二十四氣如立春

驚蟄等類為節氣雨水春分等類為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也閏前之月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故云舉正于中也

歸餘于終考

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箇時辰也而一歲十二箇月只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無所歸着是為日行之餘分

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中強而與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着是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小大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箇閏月是為一章之數故云歸餘于終也

元年

公孫敖如齊

穆伯即公

文公立而

得諸侯邦

新君

使列卿出外

孫敖也

初聘于齊

交之禮

即位

而並聘問於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

鄰先君有舊日之好 大國可恃以為援 者因是而固結之

講和好之事於鄰國

聘踐修舊好

去声 下同 要 平声

結外援好事鄰國以

凡此皆以為

以忠信卑讓四

中心為忠故

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

確實為信故

卑讓則自下而人高

為德之正也

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左翼云恤小事大好事 鄰國自是邦交常禮諸 侯在喪豈能三年之久 杜絕朝聘左氏以為禮 而稱之似不為過特毛 伯來錫命而得臣始報 聘京師此則齊未求聘 而敖乃先往高氏以為 圖婚于齊似得其隱情 故何氏休以為書者譏 喪娶吉凶不相于得之

元年

秦伯復使孟明為政

信公三十三年 晉襄公釋 晉敗秦師于殺 秦三帥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此篇重複使為政句與後秦伯猶用孟明對看都為遂霸西戎起本而一用作煞一用作提無不變者孟明之罪也夫子何罪首尾呼應極緊中間又自以孤實貪以禍夫子與是孤之罪句為呼應恰作順承倒煞筆法處處筋節

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

穆公自責云乃是我之罪也

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

毀壞眾物所在皆成蹊徑亦如貪人之所行則必致使善類敗壞也秦伯借喻杞子使潛師意喜而對答之自誦其言則中心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如醉邪說網蔽既深則善良之言不用以致使我有悖亂之事也喻違蹇叔意皆責貪人之故也貪人正如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

也我夫子指孟明也言我實貪得鄭國故貽汝之禍也

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前素服哭師一則曰孤之過也再則曰孤之罪也猶是國論說此直供出病根非真心悔悟者不能左氏煩記此等處所以當秦誓之義也云爾

襄王二十二年

楚穆王商 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彭衙 馮翊郿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郿音合

衙 音牙 秦師敗績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且子餘反

代郤

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

代梁宏也

鞫居續簡伯也

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

孟明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晉人以此笑之

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

僖公三十三年夏

晉敗秦師于殺

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

縛束也繫也秦囚晉所獲之秦兵

萊駒時為車右故使之斬秦囚

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

秦囚懼而叫呼

戈在手而隆也

狼暉亦晉人致戈斬囚示其勇也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

狼暉執所斬之囚以為俘馘而從公車

襄公嘉其有勇使代萊駒為右

僖公三十三年秋晉敗狄于箕

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

黜狼暉而使續簡伯為右

遭黜而怒

何不死以明勇

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

此篇當合猶用孟明作一篇讀首段結前事末段起後事而拜賜之嗤增修之避兩兩激射此不待言中段詳敘狼暉怒黜從師事以見晉有君子所以敗秦為孟明增修張本乃反照旁觀絕妙處否則與拜賜之師了不相涉耳○嗤赤之切

須知拜賜之師下本應直接秦伯猶用孟明因狼暉事不能割愛而兩截中間又必得一開架方不局促遂以旁筆夾敘之看其原敘殺秦兩層合到彭衙本事特以君子許狼暉而終于念德不怠之不可敵前半忽離後半忽合明于離合之妙其于賓主自轉變入神矣

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音汝為。

未得可死之處

欲與同作亂共殺先軫也

周之志記有言

有勇而害在上之人

則為不義之人不得配享于祖廟之明堂也

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

言殺先軫則必死雖死而為不義之人

夫以義共國家之用乃可謂之勇

我昔取戈斬囚是因

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音恭用之謂勇。吾以

勇而得為右

此亦在上者之所宜也

假使在上者素不知我有勇而黜退

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

是其黜也

子姑待我之死以得所也

至是年與秦戰于彭衙既成陣列

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

狼曠以己所屬之兵馳戰秦師

遂為秦師所殺

從狼曠之後而攻秦兵

言秦師之敗狼曠之功也

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

左氏議論狼曠可以為君子矣

詩小雅功言篇

言君子如有所怒

師。君子謂狼曠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

禍亂庶幾其疾止也過疾也沮止也

又詩大雅皇矣篇

言文王赫然而怒

則遂整師旅以討亂也

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左氏言狼曠之怒不作亂以害在上之人

乃從彭衙之兵以戰敗秦師

則其怒也亦如君子之怒矣

雖再敗於彭衙

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

而猶用之為政

益修秦國政事

厚施於民欲用之以報晉仇也

成于趙衰也聞孟明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

戰于殽也突轉猶用孟明突接筆筆有跳脫之勢○起處着增修二字後以增德修德分應又從詩添一念德皆有條

新言左傳何訓

卷之八

文公

六 曲工書畫

一句首尾用兩君子字乃僅見此語

唐錫周曰：數語淋漓，盡致如雲堆浪湧，讀之起舞。

理非率爾者其筆意又與前半相配成章法也

之修政重施而言之

言秦兵必復來報怨也

不可與敵

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

言孟明因敗而懼秦民必樂為之效詩大雅言汝豈不思乃增德以撫秦民死故不可與敵也文王篇念其祖考乎必思述修

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

其德以今孟明以修德而不怠惰年秦人伐晉張本

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吳氏澂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於太廟者四廟之主遷於太廟而合祭也是為禘曰大事於太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廟廟以上之主皆合祭於太廟也是為大禘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僖雖庶兄然管臣閔臣一例當父視閔位應在下升居閔上故曰逆祀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

其時夏父弗忌為宗伯之官宗廟昭穆祭祀皆宗伯掌禮

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

之所見曰新鬼僖公也死時年方七歲又為弟也故謂之小後小弗忌不知其逆

見音現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

反以且以僖有聖賢之德升而居又以既明且左氏既述弗忌之言又設為順上弗忌不知失禮反以為明順為合于禮為君子之論以斷其非禮

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

大凡禮事無不應者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

此篇是一事兩斷格前斷逆祀後斷縱逆祀用筆前詳後畧蓋逆祀論得透則縱逆祀者只以一言斷之而足矣此寫一層而兩層皆到之法然亦前一層妙意至多故物莫能兩大耳否則既寫逆又寫縱復何傷乎非禮兼不順不明一意但對逆祀說自以不順為主而不明即在不順之中故齊聖不先作一申說不順又由于不明故未又單以不知作結蓋雙承側注之法莫圓于此矣

又着禹湯至上祖也順頂躋聖賢一層魯頌兩段倒頂先大後小一層雖串說而實暗暗分貼用意極為細密

齊肅也聖通明也言其祭于宗廟則不敢以子先父
子雖有齊聖之德久矣者蓋下文將引古事為證
禹聖人也而祭不先鯀者鯀父不先鯀者鯀父

乎。子雖齊聖不先去声父食久矣故禹不先下同
而禹湯聖人也而祭不先契者契文武皆聖人而祭不先不窋者不窋宋子也為祖而湯其十三世之孫也遠祖文武其遠孫也不窋后稷之子始

鯀反湯不先契反文武不先不窋反宋祖
封之君微子鄭始封之君桓言二國不以帝乙厲王詩魯頌
帝乙之子也公厲王之子也為不肖而猶尊尚之閔宮篇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
頌魯僖公春秋其所享祀
享祀無有解倦又不羞武
秋匪解反享祀不忒他得皇皇后帝皇祖后
謂魯頌之謂魯公所以不忒者以后稷
皇美大之上帝稷配享之

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
謂魯頌之謂魯公所以不忒者以后稷
雖親而必先祭上帝之尊也泉水篇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祖似君子曰禮謂其姊
以姑為先也孔子後來論斷
臧文仲之事處心不公
改曰不仁

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見理不明知柳下惠之賢而屈在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
故曰不知下位使利澤不及於民悉廢之殊失重農之意與下民爭利

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妄織蒲三不
居蔡山節藻梲是聽夏父爰居海之大鳥也止于魯
無其位虛有其器躋僖公國東門外而使國人祭之

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逆篇重寫逆祀却語氣未了忽然轉出一縱逆祀者前不預伏後不另提只開折衷聖論使有更上一層之嘆筆妙真如輕雲出岫也文無定格匠心而生所謂檀弓物始何必有例者耶

一君子以為開山兩君子口兩頌曰詩曰結出一仲尼曰以與明見曰對照絕妙章法

襄王二十二年

秦人伐晉

報彭衙之役

示士卒以必死之意

取晉地王官及郊

去年趙襄云秦師又至將必避

王官郊 王官郊晉地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即王官城也郊當為臨晉平陽間小邑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

茅津 在河東太陽縣西○今絳州平陸縣南有大陽渡即春秋茅津也

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

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

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

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孟明有焉。諂厥孫謀，以燕翼子。子

斤丁二傳

文公

九

目工書

此篇結束殺師以求數篇文字一敘兩斷都用風檣陣馬筆法鋪張揚厲詠嘆淫泆非此不足也極精神之事極精彩之文贊孟明又添出一子桑是加倍法兩人對贊筆法小異九也字勢如飄風急雨驟至橫逸非常添入于桑作章法文情方濃文味方厚與蘊缺三命篇同一筆意但彼夾在中此增在後彼用參差此用整齊遂令讀者另換一番眼色

用人周偏不以一惡而棄其善也

不以財軍而有

懈怠之心

能因恐懼而有思慮之益

能知孟明之賢

遂薦於穆公而用

芣白言采芣于沼沚之中也蒿也沼池之方者沚小渚也

用謂供言繁雖至微之物而言秦穆用人不棄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自早至夜無所懈怠而進之可用之于公侯也小善則采芣也

盡其心力言孟明事君不懈如仲山甫也大雅文王有聲篇美武王謂能安成以事天子能遺其子孫以善謀也其子孫也

言子桑舉善能為秦子孫之燕翼也

桑有焉。

劉繼莊曰敗于殽而用之敗于彭衙復用之秦穆所以霸西戎也城濮之敗殺子玉泚水之退殺子上楚風所以不競也國君猶不可以成敗用人學者又可左翼云既作誓悔過矣彭衙及此役猶汲汲以報復為事貪兵轉而為忿兵安在其能悔哉故春秋稱人以貶之左氏獨極力贊歎者以其能用孟明既周且豈也贊穆公復贊子桑三帥既歸時盈廷讒搆非得子桑左右營救豈能復有今日楚成知此必不殺子玉子文知此必能救得臣矣不以一青掩大德秦穆可為千古用人之法

張氏洽曰不書地盟於晉都也

三年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

盟

二年公如晉晉侯使大夫陽處父與公盟以恥之晉至是自悔無禮

請改變前盟而從復同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

詩小雅菁菁篇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意

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

拜晉侯以公比君子也

以魯之小國而受汝晉大國之命令

豈敢不慎重威儀何敢當晉君賦詩之美意

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

君既賜我魯君宴享之大禮

其樂無以加之

抑小國之法以得樂者

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

皆大國恩惠之所及也

文公降拜故晉襄公亦降階而辭之

於是賓主皆升堂成相拜之禮

大雅嘉樂篇取其顯顯令德且民宜人意

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前四句謝晉賦菁莪之賜已足後二句欲申己所以答嘉樂之意是以兩釋詩安在中間以兩詩為首尾起結

按慎儀惠樂等字將晉侯無禮改盟是非盡包括在內冷語蜜口令人不能一時想到辭令之極善吐茹者

文公

十

由工書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胡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能敬其伉儷違禮而行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慎也

夏逆婦姜于齊

文公娶齊女姜氏至是逆歸

不使卿往迎之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

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允信也方逆不見尊貴故知終不爲國人所敬信也

二年使襄仲聘幣是使貴卿聘也逆婦非卿是使賤者逆也

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

一呼一應又引詩作證此左氏常調但此文乃因後斷前與他處預作評論者不同

以爲小君而立爲夫人而

是棄納聘之信而壞內主之禮

如此必致亂其國

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

亡其家

其不爲國人所敬信也固宜

周頌我言畏天將篇之明威

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

然後可以人君以天爲主國以君夫人爲主成工畏天卽是敬主保其福祿故能長保祚亂今魯國不尊夫人卽不敬主安能長保

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按逆婦姜者逆君夫人姜氏也於禮爲最重經不稱夫人而曰婦不曰姜氏而但曰姜其中疑義或譏或諱有令人莫之解者大約史闕文而聖人因之未必因貴賤賤逆而書婦以示貶也既云賤逆必書使大夫某逆姜氏以歸如此則謂之貶或書某如齊逆女如此則謂之諱經無明文可稽僅曰逆婦姜于齊左以卿不行非禮也釋經義而又以棄信壞主作斷未免過爲穿鑿穀梁以爲其曰婦姜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言公親往齊完娶不告廟而業已成婦也又曰婦者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按莊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女者誰公夫人哀姜也經以親迎非常故特書以示貶今於

文獨諱公何耶由壯公經例推之則穀梁之議論全無足據矣公羊以為娶乎大夫者略之也言不使卿逆故略而不書此說尤為荒誕三傳絕不相侔後人烏敢臆見故胡文定傳經義於逆婦則本穀梁於婦姜則遵左氏其傳終曰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慎也於經義正為拍合讀者執此以讀左也可

江國名輿地見前

四年 秋楚人滅江

降服素 出次避 不舉去 鄰國之禮服也 正寢也 盛饌也 有數今秦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伯過

秦江昔曾同盟

我雖力不能救

敢不矜恤其滅乎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亦深自警懼也

詩大雅言夏商二皇矣篇 國之末年

其政令不得民心

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

惟此四方之國

皆懼而究度其政事爰於也究度皆謀也

其秦穆滅江而自懼以思政矣

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四年

衛侯使甯俞來聘

武子甯俞也衛使來聘魯國

文公以宴禮待之

歌二詩以侑食湛露形弓皆小雅篇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露

武子既不辭又不答 佯為不知為他賦狀

魯人怪之而不知其意使行人私問其故行人掌賓客之官也

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

臣以為樂工肄習詩業偶及此篇也並不知其為我而歌此詩也

朝天子而受政教

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

新丁之專其責

卷之七

文公

十二

由工書是

左翼楚人滅江。晉人以為恥而秦穆以為懼。蓋儼然自居於伯矣。熒惑入南斗，豈必微應專在梁耶。一面矜江，一面自懼，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恤鄰可嘉，而懼而修政，尤可貴。引詩贊誦，單從自懼著筆，其親切有餘味也。

左氏賦詩贈答辭受俱有妙義，忽從不辭不答另換一番光景，事出匪夷文更不測此亦作家別行一路之法。

不辭不答，呆呆坐着極其懵懂。天子諸侯一一數來，極其精明寫得妙絕。

兩宴字對上宴字一安

天子為宴於以樂諸侯

於是乃歌 湛露之詩

陽謂日也當陽言天子嚮明而治也

在詩上一安在詩下只

王王宴樂

音洛

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此倒換法便自參差整

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敵猶當也愾愾也功捷也言諸侯盡力

齊轉變不盡安起筆最

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輕住筆最勁自取緊對

天子 形弓赤色

之弓也

茲黑

肄業呼應極靈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盧弓

按以為肄業及之其於

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 諸侯之臣曰陪臣武子言我

音盧

不辭不答之際觀若愚

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

者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千犯也戾罪也言豈敢干犯大禮以自取

去声

乃知其非愚也知也論

而厚賜宴享 罪戾乎此明己所以不辭亦不答賦之意

湛露形弓之所由賦堂

賦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皇正大具見經濟卻又

不直刺魯之非亦不明

辨己之是惟於肄業所

襄王三十五年

及何敢自于兩句內輕

秋楚人滅六

輕呼應而是己非人之

成大心子玉子 仲歸子家也

意已了然矣夫子曰其

六楚 屬國

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

也於此其一端云

六蓼皆皋陶後 時為楚所屬也

六國今廬江六縣

滅六冬楚公子燮 滅蓼 滅文仲聞六

在今江南廬州府

息列 其不祀而絕滅 蓋由上無明天

六安州北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杜註安豐蓼縣今

文公

在河南省光州固

十三 曲工書屋

始縣東北蓼城岡

也乃無故忽然 子以建德而固

其地即古蓼國漢

蓼縣

經書六而不及蓼傳亦

特詳滅六之故而于蓼

略焉則文仲總斷不分

低昂而實主自明又無

斧鑿痕也

與蓼滅曰皋陶

臯陶庭堅

補正曰十八年季孫行父稱八凱內有庭堅杜氏以爲臯陶字羅秘以六爲臯陶後蓼爲庭堅後而焦氏易林云龍降庭堅爲陶叔後似二國皆臯陶後而庭堅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也故并舉之也未知孰是

諸下無賢方伯以致使蠻夷猾夏而滅侯援民而救之聖賢之後豈不哀哉

建民之無援哀哉 王或庵曰以忽諸哀哉兩字句頓挫作章法促响哀音神傷千古只此一二十字抵哀江南賦千百言而有餘滅蓼卽序于滅六之下不更詳所以見滅之故卽兩行文字中亦有詳略可知古人用筆之妙

五年 陽處父聘于衛

衛服晉而請成故使陽處父聘之

處父自衛反而過晉邑

甯嬴悅其爲人而從之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

甯

晉邑汲郡修武縣也嬴逆旅大夫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古城甯城古甯邑秦置縣此節雖有兩層以前一層爲主提句着力已斷其不沒後來又轉出聚怨一層而再斷其不可以定身也妙在正說後忽將天德比例又從此便比之草木分明正說安在兩頭而比例安在中間作束上轉下之筆意警而法甚圓

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

克能也惟深沈不

惟高明不闇弱天子稱處父壹之謂其一

必不得

漸反 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

天乘陽故

猶且寒暑相順

况爲人而可

且處父之爲人日惠而實不至譬如木之

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

有華而不結實口惠而實不

用剛則犯人

如此則不能安定

我之所懼

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

從者以其華而不

又剛以犯人必致遇其

無利有難我所以去之

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出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申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變矣陽子之貌濟其言賈非

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潰其信也。夫言以昭信。秦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潰也。今陽子之情。謀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忽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秦穆公卒于鞏。晉襄公卒于夷。立是為康公。臯立是為靈公。

襄王三
十一年 六年

秦穆公卒

任好穆公名卒。子康公鞏立。

子車秦大夫氏也。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皆與焉。以人從葬為殉。

秦伯任

音壬

好卒。以子車

昌遮

氏之三子奄息

仲行

音杭

鍼其廉

虎為殉。

平去

皆秦之良也。國人

起句不為盟主。乃因其死而罪其生。結句不復東征。又因其身而併料其子孫。着眼在殉字上。故篇中句句都就死一邊說。

哀之為

去声

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論以之

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

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

按死而棄民句。是一篇之主腦。以下皆從此句發揮而出。不過借先王論法說得理精義宏。見人主所以遺後嗣者。必如此其極也。一氣趕到秦穆無法以遺後嗣。無怪其收善良以死回。應死而棄民。作結議論深。厚筆勢婉轉。誠妙文矣。

子之死。秦國風黃鳥詩序云。國人利非其地。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能為中國之盟。主者亦其宜也。

善人民之望也。今以古者先王之將。尚立法度。以遺子孫。

何况善人乃所以輔子孫者。而可奪之乎。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奈何有善人。而反奪之乎。

言古之聖王。知有生必有死。而壽命之不可以永長也。聖通明也。哲智也。必廣立聖哲。以牧兆民。而立之聲教。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善人亡則邦國。釋人之云亡。殄瘁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

中閒排寫十餘句看去

似乎板實卻不知正是

避實擊虛處蓋本論三

良自當痛發奪善收良

之失今卻不論人而論

法及不論無法而論詒

法總用高一層跌落之

法便令正意直從對面

透出豈非異樣空靈

旌旗衣冠之采章
物色各有等分

聲分

之采物

著立善言

律六律也度丈尺也為之

開陳

多少之法也知藝

為標表威儀

與天下之吉凶

訓典謂先

教斯民以

極藝準也

甲也

以引導人

軍賓嘉之法制

王之書也

防患興利

委任官司

導天下以

禮節法則

周禮以土宜教民稼穡蓋

防利委之常秩

道之以禮

則使毋失其土

自古聖王

無不如此

今秦穆

上自羣臣下至徒

然後可以就命

雖死而無憾也

公縱然

宜眾隸賴之

而後即命

聖王同之

今縱無

不能立法

如此則邦國殄瘁

以遺子孫

法以遺

後嗣

而又收其善人

使之殉葬

難以居乎人上矣

法以遺

後嗣

而又收其良

以死

難以在

言秦之子孫不復能討東

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按秦穆一生功業雖不逮齊桓晉文而仁慈忠厚實遠出二公之上奈何於其

卒也而以三良殉豈亂命歟此誠有不足徵者左氏連下兩斷其痛恨深切極

見乎詞合間矣後儒復從而附會推廣之使秦穆有知亦必曰孤之罪也孤之

過也凡百君子胡寧忍予愚謂其輸晉粟也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又曰吾怨

其君而矜其民豈有愛他國之民者而反日虐其民者乎殆必穆公卒康公

立若臣孟明董徑行不顧未之或知也昧昧我思之而復收其良以死誠有不

足徵焉矣禮殉者用人送死也成公十年晉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即日中

負晉侯出諸廟遂以為殉由此而推用人殉葬非禮也傳若據此意以論秦穆素性

死實誣秦穆矣禮檀弓子充曰以人殉葬非禮也傳若據此意以論秦穆素性

仁慈其違世也竟不以殉葬非禮之法論子孫而使子孫收其良以死其於仁

慈亦有間爾乃謂不為盟主也宜哉殆非也先王遠世一番議論理精而義宏

惟文武為能盡之成康皆見不到此也何況伯主哉儼人必於其倫如此竊有

謂然

六年

秋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以往也論語言其三思而後行此其一事也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從將何用者云此禮

慮有不可慮度之事而豫為之備也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

此乃古人要用而後求之善教也之則卒難得過慮而先求之又何害焉

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左翼云行父相魯不能導君朝王君若臣僕僕晉廷知有伯主不知有王阿結強援以植私交意可見矣備豫不虞雖云處事周到而過于疑慮利害之心勝則是非之見反昏夫子譏其三思正以此耳

實難何害乃申明備豫不虞語可見利害不出是非之內是非既明正不必三思也兩求字亦以一順一逆為對法

六年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襄公卒日夷泉立驩喚官反

果如季文子所料也

襄公太子夷泉年幼

晉人恐其國之多難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

因欲舍靈公而別立長君

趙孟趙盾也

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所生

言公子雍好善而又

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

先君文公愛惜此子

時公子雍仕於秦又秦晉文公相好

好善而立之則

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

其本則其理順

立先君之所愛則為孝

結舊日之情好則國安

為國多難之故

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各出論頭下截兩兩比對純用複說筆法下截複說上截而下截每扇又各自複說妙在上截亦先作複說以配之分之則上下各成片段合之則上下共成片段也

所以欲立長君

固也順也孝也安也兼有四者之德

則可除晉國之難矣

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上截複說句句用順下截複說句句用倒前複說在接連後複說在兩開前奇後偶局整而變又左氏用法最圓處

賈季狐射姑也

樂亦文公子懷靡所生

辰嬴懷公之妻懷靡也後又納於文公故云嬖于二君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于二

立辰嬴之子

以其母之嬖也

自夫人以下其

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

位列在第九

母賤則其子無威

正女不事二夫今乃嬖於二君是淫邪也

雖為文公之子

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

不能求大國而任之

而出仕於東方小國

是偏遠也

其母則淫其子則僻

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

民誰畏之

陳國小而且遠不能援

無威無援民將何以安之

杜祁杜伯之後祁姓

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

也君謂襄公也。偪，姑，姓之。女，文公之庶妾也。先，杜祁，本班在二。偪，姑，本班在三。以，姑，生，襄公為世子之故。祁，遜之使在己上。公為公子出

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

巨之反。奔於狄所娶故又遜季隗。使居第三而已居四也。

杜祁本班在二讓此二人故居四也。

文公因此寵愛杜祁之子

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

使子雍仕於秦

為秦次卿言其位尊

秦國大而且近

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

可託之。遜，偪，姑，次，季隗，故曰母義。有威而為外援。先君愛其子，故曰子愛。民畏之。

立公子雍夫何不可之有

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

筆而並沒其此際發言盈庭之善也。讀者合買季之說而參觀之於茲可見矣。

按詳觀趙盾四德四班議論深得大臣持盈保泰風度。惜乎性情回惑畏偏而中變以致兵連禍結內亂頻仍。北方可圖而南蠻競盛矣。雖忠筆于宮闈抑執政者不能剛塞強義而彰厥有常也。然功過正不相掩慎無以後日董狐之直

郟 郟晉地。○博物記：垣縣有郟之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一百里有郟亭。唐置郟元縣。于此與山西平陽府垣曲縣接界。

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趙盾使二子迎公子雍於秦。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

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婢支反

范氏甯曰：親殺者射姑。六年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

狄

公羊傳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射音亦穀作夜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

父為私恩也

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

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

晉殺續鞫居故賈季懼討而奔狄。宣子使其送賈季之妻子。

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帑。音奴反。蒲賢。

今年春晉戮辱也。時賈季將中軍與蒐于夷時駢犯其令故執而戮之。夷之蒐，賈季戮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

夷之蒐。賈季戮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

按此篇傳處父之殺賈季之奔皆以私害公者也。故此句乃一篇之主。妙在與駢以德報怨。口歸美。宣子卻是極形賈季擅殺大夫之罪。更不容道矣。世卿恣肆。目無君上。晉政之衰。適始於此。左氏據事直書。而以夫子禮於賈季三句。涵蓋一切。是非意卻歸罪宣子。執政不明。故亂所由興也。宜其不競於楚焉。諸儒謂使與駢送帑。欲假手以殺季。未露之隱。哀又何必吹毛以求疵也。

本將中軍易以為佐故怨之

處父黨於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者。想宣子得政之後。外示大公。不以處

時賈季亦使召公子樂。宣子使殺公子樂。故賈季怨而作亂也。鞫居狐氏之族。

君已命帥處父。討其殺處父也。簡伯續鞫居也。十一月無易之故。曰侵官。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錯誤。

帑。妻子也。與駢盾屬大夫。宣子使其送賈季之妻子。

與駢之從者欲盡殺賈季。妻子以報前日之怨。

氏以報焉。與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

吾聞古之書志有云

謂有惠於人不可責報於其子。此乃忠厚之道。言賈季雖有怨，其妻子何罪？吾何為盡殺之？禮於賈季。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

故使我送。我蒙宣子眷寵而反，因之以報私怨。介因也。因宣子。

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母乃不可乎？介人

之寵而成事。不可謂勇。我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又將怨己，反以益仇，不可謂知。

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

之家人及。其家資。親率士卒而扞衛之。送，出晉國。○竟音

幣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閏月，所以定四時而成歲。斯民順四時以作事。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不失時，則年。生民順事，係於閏。今以閏餘而不告朔。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

上則棄天之時，何以為生。下則棄人之政，民之道乎。

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左翼一歲有一歲之事，一月有一月之事，如何

斤丁三傳其賣 卷之七 文公 二十

一日廢弛得看出君臣
意緩意議警切抵漢人
奏疏幾許

公羊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禮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月朔朝於廟者緣事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則不敢潔鬼神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也又閏月無常故無政也朝者因視朔政無政可以不朝猶之為言皆可以已之辭○穀梁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謂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眾月之餘以成歲也○啖氏助曰公穀言不告月為是非也案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孫氏復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當告也文既不告閏月猶朝於廟非禮可知

晉靈公 秦康公 宋成公卒昭元年 元年 公杵臼立

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二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

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莊公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

目夷

戴公

桓公

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矐為司徒

桓公子也因武公名司空廢司空為司城

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

恐公族盛大為己害故欲殺之

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

譬如樹木公室猶本根也公族猶枝葉也

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公族

猶木無枝葉則本根何所庇廕乎

言葛之藟蔓繁滋者猶能庇廕其本根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力軌

此篇議論純用正喻夾寫法前喻論勢論情公族之不可去已透後又轉出一層正本之論卻從理上說非唯不可去亦不必去矣曲折反復

文公

三十一

由工書畫

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

故詩王風葛藟篇取以喻九族兄弟之不可離也

何况為一國之君而可去公族之庇廕乎

只起手四語足矣妙在拈庇字複說兩遍令文情濃至暗引詩明引諺以喻本一層本不可去

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引俗語以證其說謂樹木藉枝葉之庇反放尋斧以害之也八尺曰尋謂以尋量木而以斧伐之

斷不可去公族也

一層恰好反正相承重寫三庇字筆意最有波致也

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心而圖言公若能以德諸公子亦來親附豈有敢攜離而懷二心者

奈何無故而去之乎

必不可應不可若之何去之應若去之重規登

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昭公不從穆公襄公之族止昭公所欲樂豫之諫去者故帥國人以攻昭公

亦公

六卿和公室一筆結通篇不稱名一語括兩意簡判

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

樂豫

左翼云不可必不可若去之若之何去之斬釘截鐵無一字含糊枝葉

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

昭公即君位而葬成公宋國復安

股肱兩喻語有次第無所庇廕愾之以利害誰敢攜貳動之以情理情詞斐疊悽入肺腑剪除手足者惜未三復此言

舍音捨可馬以讓公子即昭公即位而葬

昭公即君位而葬成公宋國復安

則例不稱名也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

不稱殺者及死者之名殺之者眾故名不可知

韓友一曰棄公族而欲自立吾不知其可也魏文帝錮斥諸弟同如雛仇然其為魏患者卒非陳思諸王也司馬氏耳棄公族亦何利哉

昭公即君位而葬成公宋國復安

無罪

文公

三三

由工書屋

新刊左傳句解

卷之八

由江書屋

七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

今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地

奔秦

從趙盾遣先蔑士會迎長君也

僖二十四年文公入晉無兵卒護衛以送之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

呂卻欲焚文公之宮

多與之師以防變

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

穆嬴襄公夫人也大于靈公夷皋也晉人欲立其君故啼于朝

言先君襄公有何罪

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

言襄公之大子亦有何罪

襄公有親子乃舍而不立

乃召公子雍於秦而立之

將置此子於何地

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音捨音嫡音嫡

夫人既啼于朝而出又抱大子以往宣子之家

夫人拜宣子而頓首

此述襄公

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

屬託之辭言先君襄公奉此大子而付託於宣子也

此子若成其才

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

去聲

此子若不

則我怨汝不教吾子

今襄公雖已死

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

而屬託之言猶在宣子之耳

乃外求君是棄先君之言也

若之何而棄之

時靈公年少資質不美諸臣皆知其必無道而不可立又以夫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

此篇都用敘議夾寫筆法分兩半讀起至于刺首是正敘先蔑奔秦至末是帶敘而上半又分兩段禦秦以前極寫穆嬴箕鄭以後極寫宣子下半亦分兩段先蔑之使極寫林父士會在秦極寫上會而合之總之極寫先蔑逆公子雍

之非故通篇當以背先蔑而立靈公一句為關鍵兩外求君句為眼目起手從秦送雍敘入寫得聲勢隱隱關門揖盜未以同罪非義結亦與穆嬴兩無罪相對其嗣無罪則外求者有罪矣後半帶敘正是回應前半正敘作歸結分明以敘為斷不得此意幾疑前後篇法不屬矣日抱啼朝又適趙頓首寫得慷慨歷落聲淚俱下穆嬴是一極有作用婦人不獨辭令之妙而辭令實妙不可言

先蔑與士會同使而獨言背先蔑以先蔑不聽林父而士會非義先蔑也輕放一筆留于後人解之甚細

按左繡云經本罪趙盾傳特罪先蔑此正所謂錯經合意者愚謂舍適嗣而外求君前從穆羸口中道出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後從林父口中道出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哭得驚天動地攝卿以往可也說得毛骨俱竦處處不曾說壞宜于卻筆筆是歸罪宜于先蔑不聽林父之止

直欲忠宣子之使也并不逆億宣子之背之也忠而背之兩人之功罪昭然矣曰存此而神注于彼作者故為此轉形容之筆以自逞其才華非錯經以合意也先人有奪人之心一段寫得宜子心雄氣傲奕奕有聲失信失義罪無可逃乃鐵案也合前後局勢觀之直作蜂腰鶴膝式可也

此段正與前半相應穆羸語作兩半寫此卻寫

人爲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偏己

患穆羸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

時秦康公用兵送公子輔靈

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

子代狐荀林父中行桓子也箕鄭射姑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

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

軍舊

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

言秦送公子

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

而又緩

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

此古兵法

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

戒訓士卒

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

合狐在河東與剗首相接今在平陽府猗氏縣地水經注剗首在西二十里當在今榮河臨晉間也

敗秦師于合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

子所背士會同迎公子

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

文公

二十四

由工書屋

出五六層轉折來文情
濃至前後方得相稱否
則前飽後饑便不成章
法上段應外求下段應
何罪勻甚

之曰夫人夫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汝何不辭以疾也

若不辭行禍將及己

先蔑晉卿也言但使大夫攝卿以往可也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使汝親行哉

信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云同官為寮汝同官

我曾與既為同官敢不盡心以告汝乎

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先蔑不從其言

詩大雅板之三章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先蔑又至是荀伯即林父也盡送

荀伯即林父也盡送

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復聽及亡荀伯

先蔑妻

以及其家貲于秦

曰以同官之故終始盡忠也

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

兩相配真妙筆也不但
未一段相配并與前牛

隨季

士伯先蔑也

察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

言能與人俱亡於晉是相親也

今反不見疎之于秦何用

士季即士會

兩朝兩把兩先君兩何
罪及才不才于賜于怨
中幅受不受善謀善政
筆意無不相配所謂筆
墨各有氣類者于此益
信矣

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

言我與先蔑俱有迎公子之罪

故同奔秦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

何以見先蔑為

及會歸晉永不與見責先蔑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

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不見

七年

秋狄侵我西鄙

時賈季奔狄故宣子使人因賈季介紹以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

問酆舒酆舒狄相也

讓之責其不應伐魯也

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

問趙氏父子孰為賢也

如冬日溫

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如夏日峻烈可畏

夏日之日也。

此等月且極奇極雋又妙在極簡只換一字而身分全別

夏日之喻賈季對狄人。品題宜于隱隱。有如火烈烈。莫我敢遏。意欲酆舒退抑一步。他既來問。便不可容易怠慢。此賈季善于立言。非是泛泛對答而已。

七年

公孫敖如莒蒞盟

即公孫敖

○譜云莒麻姓少昊之後世本自紀也

即穀

○已音起姓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聲己。生

即難

莒人以戴己雖死聲己可為繼室遂辭其聘

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

襄仲穆伯從昆弟公子遂也穆伯遂以已聘為仲聘

見伐故欲結盟為援

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

且為仲逆所聘之莒女

莒邑名

見莒女美貌

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

註為明年公孫敖致奔莒傳則此文以穆伯為王故敘仲略而敘伯詳通篇以之字文調作章法事固可笑文以游戲行之乃爾

按聘莒本為自娶因辭
則為襄仲聘焉此事原
係勉強成見在心悵悵
不悅故一見其美而遂
暴發并不暇顧名思義
也是以使之而亦無他
難辭使舍之而亦無他
說復為兄弟如初見他
兄弟素來本相和好特
挾此一點氣忿耳無如
襄仲請攻之之時公不
止之而許之有失君道
矣文故於此處用重筆
發揮亦猶春秋予奪之
遺意云

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

遂自娶之

襄仲怒穆伯奪其妻故請於文公而攻之

惠伯叔牙之孫

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為寇在外

作亂於內適足以自害

今襄仲請攻穆伯是內亂也

而文公且將許之

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

猶及他人

從惠伯之諫

為穆伯襄仲處和

使襄仲舍

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

莒女而勿娶之

又使穆伯還其女於莒

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七年

郤缺請歸衛田

言往日因晉衛不和睦

晉遂伐衛而取其地事在

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

元二年陳侯為衛請盟於晉

可以仍將地還衛也

夫霸主之國如有背叛者而不往討

不足以示諸侯威警之意

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

既服罪而不以恩義柔順之

不足以示懷遠之意

何以示以大字小之德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

言宣子為晉國正卿

相晉君以為諸侯盟主

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

此篇務德懷睦只數語
可了卻引書釋書從九
歌生情錄弄遂令極平
極淡題目寫得極典雅
有風致所謂得文之趣
者
看來當作兩段讀前連
用四何以節節順生後
連用五謂之層層倒結
已是鬆快無比而上段
子為正卿而不務德將
若之何下段吾子之德
莫可歌也其誰來之兩
對都用反說至末方用

正筆又只輕輕一撲便住豈非異樣空靈

尤妙在起手將歸地一點通篇只是泛論結亦虛掉不更絮聒詞令中極西脫者從睦說到德從德說到歌結句睦字收前段歌字收後段德字藏在字中作倒煞之筆精妙絕倫

孫執升曰引書處露出九歌掉尾緊收盡使睦者歌吾子悠然竟住正如秋水盈盈一舟輕漾能使觀者神遠

左翼乎為正卿四語正意已完引書不過作咏嘆淫泆之筆以暢其旨申繳宣子之德真可歌也云云都是切至危詞末用一語輕輕撥轉令他欣然可愛真果秋蕭春溫俱備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而不務威懷 將如諸侯侯何

今虞書大禹謨

謂人有善則勸戒之以休美

不務德將若之何夏

上声

書曰戒之用休董

人有罪則董 又勸勉以九功之督之以威刑 歌使人歌而樂之

樂以忘勞使九功勿壞

所謂九功為敘九敘為歌者其功德皆可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

以為歌頌也

故曰九歌

六者皆天所生如府藏然

三者皆國之政事

合之則謂九功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

正民之德使無偏無黨利民之雨使得遂所欲遂民之生使家給人足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

三者皆君之所制故曰三事

三事以正德為重合乎宜而行之

有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民生之命則謂之德禮心亦不樂

之二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

所由不服而牧也

今汝若無可歌之德

無歌則人皆叛我矣誰肯來服

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

我今子何不歸衛地以睦衛而使乎之歌子能感懷之德其可乎

為明年晉侯歸鄭衛之田張本

之盡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音悅之

襄王三十三年 八年

曹共公奉子壽立是為文公

頃王元年 九年

文公

頃王二年 十年

頃王三年 十一年

文公

頃王四年 十二年

文公

秦伯使術來聘

魯以秦將伐晉故辭王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

言汝秦君不忘我魯先君之好。如日月之照臨。

辱聘於我魯國。以鎮安撫存我魯國之社。

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

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

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

不必辭也。襄仲三辭玉。

言我秦君

來聘而言將伐晉，蓋以將伯諷魯也。妙在賓主都不明言，只把玉來做個話頭，乃辭者力辭致者力致，到末稱以君子而厚賄之，亦仍不說破，只囿圍了結讀者須於言外得其隱躍，吞吐各各意會之妙，是一篇啞謎文字。○啞音雅。○謎莫計切。

賓主皆以先君為言，前段從好說到器，後段從器說到好，只一倒換法。

微求也。

微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所以藉此玉通達我秦君使我之命。

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一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厚賄之。

於是厚其禮物而贈送之。

襄仲聞秦使之言而言曰：無君子，其可以能治國乎？則國不陋矣。

文公

按來聘而言伐晉必是怕魯人將伯晉耳故以玉來探的消息便好行止只將晉事一提起看他如何答應而襄仲并不詰問伐晉原委但借三次辭玉以微示嫌他不該伐晉之意卻又不敢直阻只將不忠先君之好暗地針對秦必不伐吾同姓不意使者正就他好字結二國同心與晉毫無干涉兩下各自含糊不露半點圭角而辭令俱各婉曲盡致至末君子無陋竊畏之心探喉欲出矣不如各掃門面厚賄之以固吾圉而已然秦人已知其不將伯晉也河曲之戰故不旋踵矣左繡謂秦以將伯諷魯左翼謂不過以情告之細按皆非本旨

河曲在河東蒲坂十二縣今山西平年

冬十有一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陽府蒲州城外東南隅有蒲坂故城蒲州今改為府

不大 河曲 崩也 晉地

羈馬今平陽府蒲州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一名涉邱

曲

戰于令狐 在七年

晉地名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

○此篇在兩半讀上半寫兩軍善謀彼此俱成勝算下半寫兩軍戰事彼此都是兒戲上半以從秦師晉人先已冒失

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

晉臣之子

從秦師晉人先已冒失

上軍與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

從秦師晉人先已冒失

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與駢曰秦不

從秦師晉人先已冒失

能久請深壘力軌反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

請深溝高壘堅固軍屯以待秦自退勿與戰也

晉師從其謀

於臧否中矣絕妙才情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

○上半與駢與士會對

士會晉大夫 老年奔秦者

寫夾入秦伯問戰所以表士會之賢晉不能用

文公

而為秦用也為明年誘

與駢趙盾所屬之大夫

深壘固軍之謀此必與駢所為

堅守不戰欲使我師疲於攻也

穿對寫突入宣子乃皆

側室支子也

穿趙夙庶孫

為君增故有寵年少故曰弱

而宣子莫能制也為後

又諱

其性好勇而心實狂妄

練軍事

曰弒靈公張本寫趙穿

秦若使輕兵趣攻之而速退以激怒趙穿可得一戰也

從士會之謀詐以輕兵掩襲晉之上軍

祈禱于河以求勝晉

經帶與駢寫士會卻是

秦軍速退穿追之不及而反

包裏餓糧被甲而坐

凡若是者本欲求與敵戰也

重寫趙穿蓋作者之意

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

晉不與秦戰者其意本將有待也

今秦兵掩

深惡趙穿故以穿為主

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

與駢之佐上

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

而與駢士會皆在賓位

于河十一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

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駢馬始入殿終老師之謀以宣子主之而不足

矣論戰則以待字為骨

軍門之呼以晉甲輔之而有餘愛賢之切誠不

謀以宣子主之而不足

敵良能之甚也夏日之烈何足取哉左氏略戰

而詳人其慨然於晉政

之日表也實深切矣

與駢之謀趙穿之惡

皆自士會一人口中道

出是知忠臣智士不幸

而與奸邪雜處未有能

建功立業者而宣子絕

不慮及此也師克在和

可不務歟

○元帥主持軍事其餘

皆屬指揮進退守號

令宣明莫敢違碍者乃

若人待則待人出則出

全無紀律幸秦猶懼我

交綏而罷倘敵怨敵怒

攻我無備則喪師辱國

○與駢之謀趙穿之惡

皆自士會一人口中道

出是知忠臣智士不幸

而與奸邪雜處未有能

建功立業者而宣子絕

不慮及此也師克在和

可不務歟

○元帥主持軍事其餘

皆屬指揮進退守號

令宣明莫敢違碍者乃

若人待則待人出則出

全無紀律幸秦猶懼我

交綏而罷倘敵怨敵怒

攻我無備則喪師辱國

○與駢之謀趙穿之惡

皆自士會一人口中道

出是知忠臣智士不幸

而與奸邪雜處未有能

建功立業者而宣子絕

不慮及此也師克在和

可不務歟

○元帥主持軍事其餘

皆屬指揮進退守號

令宣明莫敢違碍者乃

若人待則待人出則出

全無紀律幸秦猶懼我

交綏而罷倘敵怨敵怒

攻我無備則喪師辱國

○與駢之謀趙穿之惡

皆自士會一人口中道

出是知忠臣智士不幸

而與奸邪雜處未有能

建功立業者而宣子絕

不慮及此也師克在和

可不務歟

○元帥主持軍事其餘

皆屬指揮進退守號

令宣明莫敢違碍者乃

若人待則待人出則出

全無紀律幸秦猶懼我

交綏而罷倘敵怨敵怒

攻我無備則喪師辱國

○與駢之謀趙穿之惡

皆自士會一人口中道

伊誰之咎歟我何以報之語不覺倉皇失措洵可笑也傳前後兩敘趙穿中間只將宣子輕輕帶敘以見穿之惡皆眉優容以養之者其所由來漸矣桃園之禍烏能逃董狐之直筆哉

○史駢料敵如神薄無不濟趙穿以私誤公明失机宜依律懸首軍門至今人心猶快

愁傷也皆未交戰受傷也言猶未分勝負

請於明日一戰以決勝負

皆未愁

魚刃反

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

秦之使者目動則心不自安言肆則放聲失常

秦師必懼晉師必懼矣

晉兵若趙秦兵于河而擊之

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

二人皆惡與駢者

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

如此不為患愛

秦本約期交戰今乃薄於河之險地而攻之

如此是無勇也

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乃止而不薄於河

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陳共公卒于平國立是為靈公

楚穆王卒于旅國立是為莊王

頃王十三年五年

晉人誘士會歸晉

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使往處之

令帥眾守于桃林以備秦師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六卿晉之六卿

諸浮晉地

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二人在外皆為晉害也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桃林塞

在宏農華陰縣

東潼關地里通釋云自潼關至于函谷歷陝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以東河南省陝州靈寶縣以西皆是也

此篇只極寫一誘士會

桓子荀林父也嘗將中軍

能任外事

歸首事其未歸也六卿

音杭

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

人諫還而喜中開壽餘

且係狐偃之後

即郤缺也

六年賈季作亂

擅殺陽處父

士會兩心暗照莊滕傲

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

當局者迷繞朝則旁觀

不如復王會之為能

位雖賤而心猶有恥辱

性又柔和而不至犯上

其才知可

者清又恰與上半桓子

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

成子相配前曰六卿相

且又以無罪出奔者

壽餘單萬之後封於魏者晉人使之

詐以私邑報晉降秦以誘士會歸晉

見後曰無謂秦無人前

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

曰忠秦之用後曰吾謀

佯罪其叛拘其妻子使秦不疑

令壽餘夜走入秦若亡命者

請以私邑獻秦

適不用前曰執其帑後

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

射章法勾密

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

起句陡然神氣直振全

秦伯許受其私邑

壽餘恐士會不知偽叛而來降意乃躡十會之足以示其意

局若先提六卿後接晉

魏邑一河不能面訣

東人言晉人有在秦者夫指魏也言請使晉人有在秦者且有

患神氣便頓欠矣

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

按六卿相見內中有多

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

少人埋怨多少人商議

才能可與魏邑

吾與之先濟河以告秦使士會同

辭不肯行

宜子是沒主張的人并

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

思二季不患有罪無罪

晉人之性若反背其言

臣必為臣妻子在秦秦

晉所殺君必怒而戮之

孰賢孰否兩人本是天

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淵所當復者自是賢且

魏終不可得此必然之勢

言晉果昔其言

無罪人也不如隨季能

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郤成子一言而舉朝皆

反無益于秦不可後悔也

文公

三十三 由江書屋

悅從矣

活矣

壽餘語妙若不知有士

會其人也者又若非士

會別無其人也者士會

語更妙若忘其為己之

本晉人也者又若深惡

而痛絕此晉人也者一

妙于不說破一妙于直

說破摹畫至此吹毫欲

我若恨爾而不送 如此白水在 士會聞秦伯 繞朝秦大夫策馬鞭也以 歸爾妻子於晉者 河實鑿臨之 之言乃行 己所執之策授之士會示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

其歸晉途 言子無謂秦人無 我已告之於君而 中以策馬 有知汝必歸晉者 君不用吾謀也 壽渡河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

魏人皆鼓諫而 歸士會之 還喜得士會也 妻子於晉 晉者別姓為劉氏

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未同盟而赴以名文公遷蔭卒子 定公獲且立。遷求於切蔭晉除

邾子遷蔭卒

十三年

繹 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山陽有邾城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

亦是我之利也

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

樹立 本所以為 今遷于繹而 孤必與有利焉 也 民與利也 民既能利矣 何為不利於君

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邾文公之左 不遷則君 君何故不為長 右皆諫止曰 命可長享 延壽命之計 人君以養民 為命民得所

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

養則國祚 至若君身之生死短長 誠利矣 則此一遷也庶可長 可長保也 目有時也於遷何與 保其為吉孰大焉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

新丁二上專史實

卷之三十一

文公

三十四

由江書屋

前言民利即是君利後 言民利即是命長蓋深 知君以民為利為命也 語語明決無一毫鴛突 故末亦只以知命兩字 斷之筆法與通體相稱

按利命二字下史左右 文公說來都是要緊但 一邊看得極淺近一邊 想得極闊大不意邾子 忽然明聖起來雅有垂 裳而治氣象昔年用鄒 子於次睢之社乃忍心 若此豈少不更事者今

則老成練達歟何初終之頓易也大抵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自知其所以然者

是年頃王崩子匡王班立經皆不書崩葬曰

六年十四年

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陳靈公 楚莊王 齊昭公卒子舍立秋公子 元年 元年 商人弑舍自立是為懿公

舍未踰年稱君者 正商人之罪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商人桓公子 舍昭公 元即惠公亦桓公子 密姬所生也 之子 少衛姬所生也商人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

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

第一句掃其目前之假二句消其後日之忌三句指其平日之毒四句索性安頓自己六句索性總承商人一句一轉如珠走盤四兩字兩我

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

將免我乎爾為之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先年還歸之莒女焉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

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

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

公孫敖之喪傳讀之於公未始不肯貸也合歸許皆襄仲有以梗之文以見孟氏父子兄弟孝友一堂能復難歸之父尸回根深之強叔直可

字寫得各不相合既和平又輕薄也

按此不過傳穆伯亂倫襄仲狼毒兩人厥罪惟均則其如禽獸不遠矣一請再請而卒至於非許皆襄仲有以梗之文公未始不肯貸也合歸公孫敖之喪傳讀之於以見孟氏父子兄弟孝友一堂能復難歸之父尸回根深之強叔直可

文公

三十五

曲工書

作千載孝友之鑑云
或有謂即此可知襄仲
殺嫡立庶之漸似覺太
拘

○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穀也豐下其有後於魯
國今皆驗矣叔服之風
鑑如神

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
文伯疾病而請 穀文伯名子即孟獻子 請立我弟難 言我子年幼不可立 立後於魯君 立後於魯君 言我子年幼不可立 立後於魯君 言我子年幼不可立 立後於魯君 言我子年幼不可立

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

許穆伯 穆伯將來 復國 歸於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懿公 蔡莊公卒弟申 元年 立是為文公

匡王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孟氏公孫敖也慶父 為庶長故稱孟氏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境上堂阜之地 魯必憐其意 孟氏從 示無所歸意 而取歸之 或之謀

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魯下邑大夫以公孫敖 飾棺寘于堂阜來告于魯人以告惠叔

敖卒惠伯請之弗許至今期 立公朝以待見許之命 公許惠 遂取敖之棺 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也 不敢即歸以示哀感也 叔之請 歸而殯之

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

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

為惠叔 且國之公族故聽 禮制如慶父 毀請 其歸殯而書之 皆以罪降 聲已惠叔母怨敖從 莒女故不視敖喪

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伸聲已不視帷

介前篇求復作一篇讀
前兩求復一使無朝一
許之作一段敘其生還
事將來卒齊及葬視共
伸作一段敘其死歸事
聲已不哭至帥兄弟以
哭之了兄弟相惡事未
段了二子事正了己氏
事也

取而殯之葬視共伸二
句本連中間夾入解經
乃以斷插敘法

提出聲已不視以明三年所以復盡室以奔莒者由其不閑于家也

以唯蔽堂而哭

亦怨敖取其妻

死喪之事

乃親戚終天之別也

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穆襄兄弟為惠伯實始

兄弟始雖不睦

猶能相善於其終可也

武王時史官名佚嘗曰○佚音逸

言兄弟之道須致其美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

增手足之重也○惠伯必是秉性端方素為襄

有困乏有善事有災難則相救則相賀則相弔則必敬則必哀

祭兄弟兄弟喪則必敬則必哀

始雖有內相怨恨之情不同

則必敬則必哀

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

獨以君命召惠伯而殺之他如季孫行父不與焉豈非有所畏忌而先法以制乎

終不可絕其天性之愛

如此乃親親之道也

言襄仲雖無失其親親之道

何必以善怨為念也

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

○帥兄弟以哭之則知襄仲勿哭即兄弟亦勿哭者皆畏襄仲也如此

穆伯在莒所生之二子來歸於魯

言襄仲雖無失其親親之道

何必以善怨為念也

言兄弟之道須致其美

仲說音悅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

則襄仲俯視一切國人皆委婉聽命可知矣執立之權其所由來者不漸矣乎

獻子名蔑文愛穆伯伯穀之子也之二子知之

國人也或有譖二子於獻子

○三問字皆去聲

○三問字皆去聲

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

左翼

獻子信之故以告季文子

言魯人皆聞獻子愛我

言魯人皆聞獻子愛我

言魯人皆聞獻子愛我

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

事在他年而繼於緒末以終此案首尾而獻子之愛二子之死俱見孟氏之多賢子孫不以穆伯襄仲而掩也

而我反以殺獻子聞於魯人

我二人雖獻子之叔父而獻子乃孟氏之宗子殺宗子則非禮也

與其以遠禮聞於人不如效死以自明也

與其以遠禮聞於人不如效死以自明也

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句龜展邱皆魯邑名時有寇攻門故二子出禦之而遂死焉

句龜展邱皆魯邑名時有寇攻門故二子出禦之而遂死焉

句龜展邱皆魯邑名時有寇攻門故二子出禦之而遂死焉

句龜展邱皆魯邑名時有寇攻門故二子出禦之而遂死焉

句龜展邱皆魯邑名時有寇攻門故二子出禦之而遂死焉

一人門于句颺一人門于夷邱皆死

文公

文公

文公

文公

文公

按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此年十五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亦鼓用牲于社傳曰非禮也蓋禮制有常本不可紊非禮非常其義一也不得誤解惟正月之朔句遂謂前之六月為非常是不當鼓之月今之六月為非禮乃當鼓之月也不知天子諸侯各有鼓所鼓社鼓朝傳義顯明今魯之莊文皆借鼓於天子之所是非常禮矣經於是乎書而杜氏以非常月釋傳文何也蓋古人置閏歸餘於終故不若後世之精而無中氣則一也聖人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社用牲為非禮○此註誤

去盛饌 不舉樂 伐猶擊也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

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

有等威古之道也

修明王道不用最之當否而惟月是尚知不其然即傳亦曰示有等十五威古之道也於茲益信年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謂諸侯莫能討已者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

郭郭 此年夏曹伯朝魯故討之

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

言不得善終

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

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

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

難免已結應不免下又引詩斷結亦左氏常法但以畏釋不畏以不畏釋畏反正錯綜法尤不測

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人皆為天所生，君子之不畏，長慮幼恃，貴虐賤者。

所以畏天命也。

周頌我將篇。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

人君能以天威為可畏。

故能戒懼以長保其國也。

今齊侯以魯得國，不畏於天。

其將何以保國。

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

本以篡弑作亂取國。

即以禮奉上帝，自守聲。

猶恐不得壽終。

何況以無禮而伐人國。

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

必不久居人上矣。為十八年齊殺商人傅

能在矣。

匡王 十六年

蔡文公 宋人弑昭公立庶元年 弟鮑是為文公

是年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註魯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今蛇數亦十七，泉宮即泉臺。

巴 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隋改江州為巴

縣今屬四川重慶府。○按廣輿記巴

國地甚多，不止江州地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時楚莊王即位之三年也。戎山夷也。○正義曰：戎是山間之民，夷為四方總號。

阜山大林陽邱皆楚邑。○今湖廣鄖陽府房縣南五十里，有阜山荆門州西北有長林城。

庸 今鄖陽府竹山縣，即古上庸縣地。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

十里有阜山荆門州西北有長林城。

陽邱皆枝一處未詳。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庸人

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

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

此篇以滅庸為主首段，平列三項，戎是賓中賓，百濮是正賓，羣蠻是主中賓，庸是正主，正不知從何處着手，而次段為賈先安頓了正賓三段，師叔又安頓了主中賓。

文公

三九

曲江書屋

四段楚子曾師分隊以全力取正主而了結之

而主中賓亦無不結焉唯賓中賓則直置之以整齊起以參差止又一變格也

麋 麋地漢錫縣屬漢中郡隋唐宋皆屬均州明始為鄖陽府治今因之

百濮 建寧郡南有濮夷 當在今湖廣荆州府枝江縣南境

阪高 當在襄陽府西境

謀徒阪高為賈曰不可謀復大師師叔曰不可兩段相對末段乘駟分像云云勢如破竹筆法

一驟與首段相配此章法照應之以神不以形者也後人於字句臨摹卻從何處着手耶

句滋 當在襄陽府均州西

方城 上庸縣有方城亭乃庸地

非楚方城也今竹山縣四十里有方城是也

按彼驕我怒乃兵家熟套然能相度機宜無不響應者此番謂我饑不能出師即是機宜也

申息楚二邑之城北門閉而不開以備中國也

以羣蠻背叛故謀遷於阪高之地以避難

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

伯嬴也時言不可為楚令尹輕徙

阪高雖險我能往寇必涉其後而亦能往

阪高 音反 高為買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

庸為羣蠻之倡故先伐之

料我楚大饑必不能與兵

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若與兵 必懼而自歸 且百濮原無君長 其人皆各離居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

將必各自走歸 自顧不暇 楚人計定乃 出師十有五日 見難則散歸

其私邑以防我 何暇伐人 出師伐庸 有五日 見難則散歸

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自慮戎取道以往伐庸

振發也麋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饑也

楚西界地

乃罷自廬以往振麋同食次于句滋

戰黎廬大夫○廬戎見前桓公傳

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

逐廬戰黎之師

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

子揚窗戢 窗被囚三 黎官屬 宿而逃歸

揚窗初江二宿而逸日庸師眾羣蠻聚焉不

不如反歸句滋之大兵

且俟興起王師

合勢而後進兵伐庸

楚大夫濟廷也

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

言暫且又使兵與庸人相遇以驕其心志

彼見我兵弱其志益驕如此而後我兵見屢北其心憤怒可以取勝

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

陘隰荆州府東多谿山之險故

名陘隰

裨儵魚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即古魚復縣○裨儵二邑未詳

為賈師叔料敵致勝都於極困憊中寫得極精彩楚子一段尤所謂始如處女後如脫兔者不論文而論兵左氏亦屬智囊第一耳

孫執升曰前之出師不足而示以有餘慮謂之增電也後之七北有餘而示以不足孫臏之滅甯也謀臣如此天固不能為之災
戎麋後無應筆秦巴前無伏筆皆以不應應為照應正章法相配處

羣蠻服則庸勢孤故率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楚子盟遂滅庸

羣蠻服則庸勢孤故率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欲結人心以為築弒之資如齊商人弒舍故事

鮑盡以粟借與國人以示恤民之意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

其於國人之老者無不每日以飲食饋諸之謂遺也既也
又時或加進以羞珍異味

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

以示養老之意恤民養老皆就賑饑邊說
數煩也言日請候於六卿之家
賢之人

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

此篇專寫文公以好施得國對面寫昭公無道只一意諸死節而鮑則夫人國人無不助之其所以助鮑而殺昭者則襄夫人也通篇以公子鮑為經襄夫人為緯而夫人國人穿插其間凡作兩節讀既字以上絃平日既字以下絃臨時

文公

早

三十一

蚡冒杜註以為楚武王父史記以為武王之兄言先君所以服陘隰之地是用此策也

克先君蚡

符分切

冒所以服陘隰

也又與之

七次交兵楚人皆走北走也

裨儵魚皆庸三邑名庸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楚師

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

庸人不知楚計反謂其為弱

遂不防備楚師

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

戡黎于臨品之地臨品當在均州界

隊部伍也分作兩道以攻庸師

子越鬪椒也子文之姪

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

由石溪仰二道入庸二道亦當在均州界

二國助楚伐庸

畏楚強遂服楚而求盟

自伺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

上截又分兩段上段敘好施見國人之感恩有由下段敘六卿見夫人之離心有素而申以國人奉鮑以因夫人一句作轉樞下截亦分兩段上段敘夫人之謀下段敘夫人之事以兩夫人使為問策而申以不能其大夫及國人一句為眼目直與前半篇國人奉鮑句相對起結則文公好施得國正文看其前半篇筆筆伏後半篇筆筆應經緯穿插非粗心人所能驟得也

無不師事之以 共於族親自桓公以下 無一不矜恤之 示尊賢之意 之子孫鮑亦桓曾孫 以示親親之意

因夫人下本是直走將使公田因夫人尚未點明故插敘六卿一段并

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襄公之夫人王姬鮑之適 以禮自閑故 襄夫人乃出 祖母也愛鮑美欲與私通 其事遂不可 資財助鮑以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國 無道不明指出只插一。一奉一因字中便含蓄了許多 奸詐許多醜態作者以意會之

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華督曾孫 代公 友目夷 之子

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華去聲 子成

馬鱗權古亂 反為司徒蕩徒朗 切意諸為司城公子瞻桓 公孫 之子

○補寫六卿以實上文六卿以一 公孫 意諸外難其餘都是不能者 蕩 壽即蕩 辭不承 之子 父職

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意諸壽之子請將 司城之官授之子 公孫壽捨子 全身毒過於虎 吾為司城 近於君所

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吾懼禍及 於我身 若棄其官而不為則 族黨亦無人為庇廕 使我子為之亦可以代 我身也貳代也又副也

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姑且緩我 姑且緩我 之死焉 禍而死 不至於戚族 必利 反子身之貳也

姑紆死焉音舒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襄夫人殺嫡 ○鐵筆 立庶性實豺狼 不饒

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左翼鮑欲竊國收拾人心贊襄機巧中有提線人在襄夫人在也夫人欲通公子鮑故欲立之而助所施凡鮑所為皆夫人為之也人心既得則去昭公如腐鼠矣一篇中以夫人作二前半從公子鮑逆說出夫人來後半一則曰夫人將使再則曰夫人使三則曰夫人王姬使無處不

見夫人作用大夫國人皆為傀儡篇中雖標無道為眼目于昭公無怨辭而必詳其本未備書以告後人見昭公之弑罪不獨在昭公也敘次曲盡千載下猶如目睹

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

人不能順上下內外無一我與者

我即適諸侯以求納諸國人皆叛諸侯何恃而納我

既為宋國之君

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

而又出奔他國而為人臣

寧可死不可奔也

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

使各自逃去也

襄夫人使人教蕩意諸亦舍公而逃去

既為之臣

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

遇難不顧而即逃亡

如此何以事後君

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

之寒心作者寫于鮑極熟鬧寫昭公極淒涼而

襄夫人周襄王之姊故稱王姬

帥甸郊甸之兵也

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

滿腔不平之氣可於字句中尋味之可知曰君無道也不是作斷語以釋經明矣

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殺其君杵臼

語看便非玩晉語明年趙宣子請出師伐宋遂鳴鼓以至於宋可知公道自在人心左獨異歟

代蕩意諸

曰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

虺意諸之弟也

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孟諸杜註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北有孟諸澤虞城縣北有孟諸臺

按昭公立欲去羣公子於是穆襄之族攻公又不禮襄夫人於是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皆繫於昭公者即此兩案見昭無道究不至於齊昭晉靈之暴虐無忌也觀其不能誰納之言可謂能死社稷也從夫人使田之命可謂頗知孝敬也然即其語而思其入不過衛懿宋襄之流亞耳傳釋經曰君無道

文公

黃父

杜註即黑壤
今山西澤州

沁水縣西北四十

里黑嶺周宇文泰

一改為烏嶺

匡王
三年

十七年

宋文公
元年

也杜註以為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惡謂不然須看他開首并不提出昭公無道直從公子鮑禮於國人一筆突起已是罪他且無君上下連用三也字表禮字作用實寫他篡弑之必期有濟也隨即提出夫人欲通助施國人因奉滅絕倫紀罪大惡極兩人協謀舉國皆醉於昭公乎何尤一蕩意諸仗節孤貞即父亦不為之恤何況羣邪此作者所以悲其窮憫其厄故於君臣兩人寫得冷落異常而極力鋪排公子夫人卻又詳夫人而略公子以夫人乃渠魁也罪夫人正所以罪公子也君無道只借公孫壽口中慮及毫不指數其不罪昭公之意明矣後儒不必泥君無道也句諱左氏作傳之本旨讀者玩愚旁註亦謂然否

扈

鄭地魯陽卷縣
西北今懷慶府
原武縣西北扈亭

是也

以平宋無功之晉而欲責鄭之貳楚自反不縮

晉侯蒐于黃父

上声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黃父一名
黑壤晉地

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上
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父會列國

本不足以服節故執訊致書亦何句明目張胆

言之絕不支離文飾其紋向之原未嘗貳楚也

索性將別人好處攬歸自己說箇盡情其絃今之不得不貳楚也亦索性將別人好處理應相就說箇盡情文要言盡

此偏傾吐文要紆徐此偏竊突文要和平此偏武怒絕不顧那兩人置身無地而於是以不見鄭伯始者竟以行成爲質終焉是一首極放肆極暢快文字○慈呼責切又陟降切愚也

傾吐者其情竊突者其氣武怒者其色然其措辭命意一何安以詳也

也公不與

去声

會齊難

去声

故也書曰諸侯無

刺諸侯平宋討賊

陡用於是一接專罪晉當討者

左翼云叠用四也字徒會合而無功也

不能討不必責者而反責也

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

子家公子歸生也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使與晉趙宣子也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

鄭穆公三年
鄭文公二年

時蔡未服晉故鄭召

蔡莊公與之車晉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

蔡莊公過鄭

而往朝晉

侯宣多以援立穆公之

故恃寵專權而作亂也

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第一段敝邑有亡第二段
段悉索敵賦都是襯托
停頓處第三段從於強
令豈其罪也方將武楚
直認不復遮飾一路由
寬而繁又極有步驟之
文

按歷敘朝事一氣直到
有亡無加處處有功於
晉不貳於楚說得我鄭
如此盡情盡理尚不能
途爾晉之欲我亦無可
如何貳楚只在口吻間
含糊不露矣先將陳蔡
分敘鄭功兩層又將陳
蔡合敘鄭功一層然後
逼殺晉人一層句句是
為自己占地步絕不饒

他一首而詞令詞極
整齊又極變動渾然不
見呆鋪之迹理直氣壯
之事盤珠荷露之文合
成兩絕

撥言密邇楚者我尚使
之不敢貳楚我子晉何
故敢貳一頓以收上文
又小國無以加之作一
宕敝邑有亡作一跌以
起下文不得不貳楚也
乃牽上搭下法不然便
不見聯絡矣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

我穆公是以不
同蔡侯來朝晉

克滅少陰
其難也

言難尚未盡而
汲汲來朝也
公一次

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

歸生子家自稱其名也夷鄭靈公
名穆公之太子故曰嫡佐輔也

陳共公欲朝晉而畏楚故

楚既許
往乃與

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穆公親朝晉

歲成也以勅成

鄭同

靈公一次

陳國前日之好

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

朝晉

陳靈公新即位自鄭
國同往朝于晉靈公

往年去
年也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

鄭使燭之武來朝晉
以太子夷與俱也

穆公又親朝
晉靈公一次

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

夫以近於楚
之陳蔡二國

而俱事晉國不敢
懷二心於楚焉者

則二國之
服晉皆由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

我鄭能使
之之故也

雖即我鄭之事晉國
亦不敢不盡心矣

有何故而不
免於罪戾也

我穆公即
位以來

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

朝晉襄
公一次

朝晉靈
公一次

夷鄭太子名孤指穆公二
三臣指燭之武及歸生絳

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

晉國都言我鄭國歷年來穆公父
子及臣下相及不絕來至晉都
雖小

音現

其服事大國之勤謹
亦無有過於鄭者矣

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

今晉

爾鄭國如此猶未
足以快我晉所欲

如此則鄭但
待滅亡而已

無以復加事
晉之禮焉

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

人之身既畏其首又畏其尾則身中不畏者
少以喻鄭北畏晉南畏楚則中處無以自立矣

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將死不能擇庇廕之所
喻鄭急不暇擇當從之國

大國以禮
加我我則

鹿死不擇音

與陰
同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

以人道 不以德而以兵我
事之 則不免自比鹿也

鋌銅鐵撲也避死而急趨於險
勢急豈暇
以自固○杜註鋌疾走貌非 擇庇廕之

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

所哉喻鄭急則
必欲從楚也

今晉國之命
令無所止極 必滅亡矣

賦兵也古者田賦起兵悉盡也言
我鄭盡出兵賦匪晉以待於晉鄭

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

直起直收年月日零星
敘述于左氏又別出一
符矣

於條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

之境地○條 則我鄭唯有聽命於
音由又音條 汝晉之執事而已 公 六月二十四日

鄭文時莊公二十三年
齊桓公為伯主

既事齊似不應事楚
然與楚平而齊桓亦

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

不之
罪

而為號令之
強者是從

原不得已也非
可執以為罪一

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

今晉國若不
圖恤我鄭 不得叛
晉而即楚 晉人見鄭辭正故使

大夫鞏朔行成於鄭

晉人見鄭辭正故使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

趙穿晉卿也公墦池晉侯女墦以二人為
質傳言晉之無政而伯業之所以衰也

音至

趙穿公墦池為質焉

密針線天工繡手
文之餘波事之結案細
存或滅憑在汝晉而已
復問罪也我本無罪或
非自今日始晉不得從
見我鄭素來從於強令
鋒鏘對起手武于楚句
遠年朝齊成楚作結構
前敘近朝至末復追述

密針線天工繡手
文之餘波事之結案細
存或滅憑在汝晉而已
復問罪也我本無罪或
非自今日始晉不得從
見我鄭素來從於強令
鋒鏘對起手武于楚句
遠年朝齊成楚作結構
前敘近朝至末復追述

管辭令懇切必正於愬
耳若子犯先軫當此那
愚謂晉伯就襄無謫人
落落極淡極古
論以議論為辭令歷歷
余寧世曰以敘事為議
論以議論為辭令歷歷

余寧世曰以敘事為議
論以議論為辭令歷歷

論以議論為辭令歷歷

切中能曲以抑之也始而不見終成且質可取可笑極盛難繼理或然歟此篇辭令殆又啓鄭國後徵朝獻捷壞垣爭承諸篇之漸也

左翼云此篇平宋無功是主責鄭不服乃其餘波勿因此一篇妙文遂將大頭腦忽過只看篇首彼次自見然因責鄭不服愈見平宋無功之可恥以餘意烘染正意左氏文多如此讀者詳之

秦康公卒于稻 齊人弒懿公國人立桓
立是為共公 公之子元是為惠公

四年 王 十八年

臺下非
正寢也

穀

齊地今濟北穀城
縣今山東兗州府
東阿縣治故穀城
是也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十七
年冬

穀盟在
六月
謂文公曰

左翼齊侯之死襄仲以語斷之醫以疾斷之楚印以下斷之皆不及期而究之死不死於疾而死於弒仍以語倫為主公以死卜齊侯而公亦

去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

言齊將欲伐我
而食魯之麥也

齊君將不
能伐魯也

死且較不及期者而先死而主卜者亦死斷一人而二人之殃咎畢見

言前倫 臣聞先大夫臧
薄也 文仲嘗言曰

為民之主言行偷薄
本質虧矣必將及死

談理論數雖有可據奇
簡簡淨筆法尤老

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今年春

文終斷齊侯立傳仍以公薨為主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

文公聞齊侯不及卜言齊侯死尚
秋將死而為之下 不能到秋期

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邱占

言卜以齊侯不
及期將死者

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

亦有凶咎
指惠伯也

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亦有凶咎
指惠伯也

非因疾而死 我魯君亦不聞齊侯之死言文
將以凶死也 公死在齊侯先即令龜卜之人

文公 四十七 由工書呈

十八年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諡公名書弒不稱盜者 罪諡公乃弒兄子自立者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

公子弗勝 時歆之父已死乃擱 而又載尸於車 出其尸而則斷其足 使歆為之御

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

奪閭職之妻而納之 又使職陪乘車也

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 歆職二人 浴于申池 欲以感激之也

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

青州府臨淄縣西

申池 郡國志謂之左右池即系水原也今在山東

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

不怒人奪我妻與人殺其父 而不以為病恨者相較何如 二人互相觸發其怨

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乃合 納懿公之尸於 甲池之竹中 歸飲酒訖乃去舍置也言齊 人惡公故二人無所畏忌

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

公子元即惠公桓 公少子衛姬所出

公子元

愚謂使僕使驂之時兩人心如火烈非不怒不病也處卑賤之地勢有所不敢耳故一謂笑而怒髮衝冠謀弒乃濟疾如迅雷莫及在懿公固不料其有此在國人亦不料其有此即二人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舍爵而行滿腔快爽國人繼立亦無他辭作者據事直書而是非見亦所以為垂戒云

公羊子卒者孰謂謂子十八
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
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
不日不忍言也○穀梁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
二卿以兩事 子者諸侯在喪之稱文公既葬六 胡傳書夫 行非相為介 子惡立禮合稱君書子卒諱弒也 人則知其

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
公也○胡傳子赤夫人
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
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
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
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
使下書夫人姜氏歸于

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
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異于孫于知者 臣子殺適立庶敬贏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以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齊中書子卒則見禍亂
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
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
著矣

姜氏歸于齊
襄仲賀 惠公立

此三傳合為一篇以襄
仲殺適立庶為主首節
是緣起分敘敬贏宣公
一變一長一私一屬事
遞而文對都歸在襄仲
身上惠伯不可只帶一
筆適庶了然不可素矣
不藉齊侯為援仲又何
敢妄肆中節正敘殺適
立庶事但所畏者只一
惠伯其餘皆是懦夫殺
惠伯則立庶定矣可也
與上不可黨對末節是
斷案卻不另起爐灶即
於哀姜哭聲中點出首
尾伏應一片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
莊叔謝 來會葬 二妃次 為文公 所壁幸

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
年歲 敬嬴屬託襄 仲善撫宣公

而私事襄仲宣公長上聲而屬音獨諸襄仲襄
即惠伯彭生也 襄仲公 請立 宣公

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音現于齊侯而請
只顧親魯遂不思惡視二子乃齊之甥 許襄仲 夫人姜氏 出也傳所以罪齊侯不援 立宣公

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
大子惡其弟視 皆夫人姜氏出 欲罪襄仲弒君其罪則 歸宣公故書卒以諱之

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日子卒諱之也仲
襄仲假以宣公之 命召叔仲惠伯 惠伯之宰官姓 公冉名務人

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八
按長而屬必不是敬嬴 乃是文公因變而後屬

也只是畏齊侯為其錫
援而欲廢嫡立庶之意
亦說不出耳觀襄仲請
於齊侯明明不是一人
一時主見

唐錫周曰簣言之只一
哭字可了眼目在一市
字便生出無數花色無
數神情曰過市則涕泗
滂沱非一時曰皆哭則
涕零如雨非一人更妙
在哀姜口中只十字便
住宛然哽咽光景益十

字少一字不得增一字
不得可慨也夫

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

若果是君命 若不是君命又何 叔仲不聽 乃入見 死亦可也 必聽之而就死焉 務人之言 宜公

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

馬矢馬 惠伯死不書者畏襄 仲不敢書殺惠伯 其帑惠伯 之帑也

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

復立叔孫氏 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 不絕其後 出者異故傳以其歸為大也

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其子被殺將 過魯而 行歸於齊 而哭之 過市而呼 言襄仲所 天哭訴 行不軌

將行，哭而過。平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

而人聞之皆 魯人謂之哀姜既出則不得從夫謚魯人 哀悼而哭 哀其哭而遂謂之終四年不允于魯之言

立庶而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按襄仲內恃嬖寵外倚強齊肆志獨行毫無顧忌致夫人大子生死與處皆為 天地之所莫容王制之所莫貸者也奈何惠伯竟委蛇就戮而季孫行父亦絕 無短長也哉豈天欲啓三桓之盛歟哀姜之孤立無與也內而國臣外而母氏 皆棄德從茲過市而哭以叫天情出干莫可如何并不冀臣下之或有哭者遲 暇計市人之皆哭哉而人皆哭而臣下竟視然人世矣謂之哀姜乃哀之甚者 也左翼謂穆嬴哭於朝哀姜哭於市情事相同而愚謂穆嬴之哭哭生也其聲 懇而切哀姜之哭哭死也其聲慘而傷哀聲之感人十倍於穆聲之感人也一 遇趙盾而頗知敬長一遇襄仲而虺蛇為心所遇之不同有如此者然而哀姜 之哭為無益而哭也穆嬴之哭求有益而哭者也求有益而卒至無益又不若 無益者之早知無益也使哀姜亦有穆嬴之哭則安知惡與視之不似乎晉靈 耶塞翁失馬禍福豈人定哉

年十八 莒弑其君庶其

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名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徒何反愛季佗而

黜廢 紀公多行無禮之事於國中

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

以莒國之寶 王來奔于魯 盡納諸宣 公以為賂 公受僕賂而 即封之以邑

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

令執政者必於今日即以此邑授僕 季文子使司寇逐僕司寇音景亦令曰必出境外司寇刑官也 疆界也 於今日即

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

按弑逆之人必入弑逆之國而身即安以寶玉來奔與以郟大鼎賂公同一轍也命與之邑與納于大廟無二意也行父保利主藏較哀伯滅德立違語意更加諷刺如此君必須有此臣然此臣亦何為而致此君也議者於以即目前之

得即追咎其立君之失夫復何辭必授必達兩下硬參便生出一篇奇文妙義來

要達出意外 宜公問季文子何故逐出 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 無敢一事有 文仲教 見有禮於君 則當敬 於君前 隊失其教 之言曰 而能盡忠者 事之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子之敬養父母 無敢怠忽不孝 見無禮於君 而行篡弑者 則必誅 戮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如鷹鷂之逐鳥雀因風疾擊不緩須 與鷂似鷂黃色燕領勾喙向風搖翮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

此是左氏議論文字中第一首條暢平實之作分兩半讀前半正敘去莒僕之功而上截又分三層一層先大夫一層先君周公一層說到行父遠觀莒僕下截亦分三層一層舉十六相一層去凶一層說到行父去凶人之功都由賓入主雖詳略不同而閒架未始不相配也看其前用掛後用對以雙調起以單調收其氣疏其力厚其格整其詞膽誠

文公 五十一

乃榜腹之宮厨分其餘
灑即足飲彼五侯鯖也

有五倫之法則以觀人能
既無失德乃可
既措置其事必量
順則為吉德違則為凶德
以處置事宜
度其功勳之成否

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

功既成則可以
周公又作要信
人若毀壞法則
使之食養下民
誓命以戒後人
者為害人之賊
掩匿賊人者為隱
藏猶今之窩家也

以食音嗣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
掩賊為藏

竊人貨財
盜人寶器
主為藏匿
賊人之名
倚賴賊盜為邪
則謂之盜
則謂之姦

竊賄為盜盜器為姦
主藏之名賴姦之用

乃為極大
周有一定之
皆載在九刑之書使後
常刑罰無赦
人觀之而終不遺忘也
克言今行父
周還省觀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

僕之
無一事可合周
周禮五倫之法則以
所為
禮之法則也
孝弟忠信乃為吉德

觀莒僕莫可則也
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

按吉德凶德二語在本
截原是迴顧周禮一筆

哲所云盜賊藏
姦四者乃為凶德

若取其能法則平
孝父敬君之德

則所為者殺
其君父矣

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

若取其能法則平
則所為者竊
忠己信人之德
寶玉來逃矣

是其人則已
為盜賊人也

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

其盜來寶玉則
已為姦之兆也

今我魯君授之以邑是
保抱盜賊而貪利後器
藏之名也

則是自主掩

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若以之為教訓
民無可得
則皆昏亂之事
而則法焉
蓋莒僕之所行本
不法度於善德
而事事皆在
凶德之中

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是以去之已結過公問
其故便可不必再議矣
忽又引古證今極方鋪
排何等冠冕熱鬧是行
文敷衍之法然不如此

則文氣似局促而朱豎耳

人蒼舒隕徒回反鼓五才反禱音桃戴以善反大臨危莫江反降

齊嚴肅也聖通明明智也允信也也廣大也淵深也篤厚也誠實也

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愷樂也與凱風同義如南風長養萬物喜樂也

帝嚳高八人即稷契朱虎能龍之倫

下之民謂之八愷與凱通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接下截不單只說是敷胡江衍文氣明明說則以觀禮德等語不特周公制禮云然古之帝舜舉十六族已有行之者其班班可考也殿則掩賊等語亦不特周公誓命云然古之帝舜去四凶族已有行之者亦班班可考也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盡己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宜通也慈愛主於心也惠愛及於物也和中節也

盜賊藏怒為凶德之人其可舉而用也如此其可去而刑也如彼兩相比較極形萬僕一箇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有凶無吉之人行父所以必欲去之蓋有所鑒觀而為之者非創自他私見也公今問故其此之謂歟

元者善八愷八元共之長也為十六族

當時之世欲成其古德之美

故各字其不隊之美名

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帝堯

堯未及舉而在位之時

及舜相

舉八愷之德於堯

堯使禹作司空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以平水土后

以揆度百土地官也

莫不是序無有廢事時是也

水土既平天道亦成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

又舉八堯使契作司徒敬敷元於堯五教即教民之官

即契教民之五教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

內而國家平治外而四方成化

黃帝帝鴻氏

謂驩兜也

有義之人則掩

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

按通篇以古德凶德作骨子以周公帝舜作目故上截單就凶德發揮必去莠僕正面而先接誓命作鐵案下截將古德凶德接連舉敘極形所以必去僕之由而後援虞書作印證原是上主不賓上實下虛又是以下截之功效足上截之功用也處處俱用對講利害禍福無微不至

到究無一閒筆此諫奏體也後人作法皆倣此訣

之而不用賊害之且好行凶人則隱而庇護之德之事

醜眾也同也惡物惡人也身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歸言其於眾

義隱賊好

去聲

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

類惡物而頑嚚不可交友者則反與之比黨而周密之

謂其渾敦不開通之貌○孔疏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愚按爾雅大歲在子曰困敦敦

是與比

毗志反

周天下之民謂之渾

反

敦

音頓其謂驩兜亦取天開於子其時蓋混沌也才子謂共二也廢棄忠直之人反尊崇修飾之

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靖諧庸回服讒蒐慝

去聲

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靖安也誇入之言曰諧庸用也回邪也安聽譖言信用回邪

服行也毀善害能曰讒蒐慝也隱情飾非曰惡言行行讒毀隱匿之言以誣陷盛德之人○惡當

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謂其行窮顛頊即高陽氏○頊音專○頊音旭

教之而心不知則德舍之不告則口又不能以傲慢狠戾謂

義是不可教訓也道忠信是不知話言也為得天之明德

知話言告之則頑舍

上聲

之則嚚傲狠

反明

以悖亂天地秉彝之常理

謂其凶頑無備匹貌構机有云愚木者有云瑞獸者有云惡獸者未詳孰是

指驩與共

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嚚机此三

工蘇為當時之世欲成三族其凶惡之德故各加之以嚚惡之名

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

續雲氏黃帝時官名

不才子即三苗也三苗尚書無考

之欲

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

盡人之財以崇尚己之侈麗而即厭足之

聚斂貨財以爲充積富實

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

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前面一氣連說此將堯不能去分說三族而以舜能去總說四族分作兩層極變化奇離之妙

不知統紀
不知窮極
此二句極形其貪
冒之甚無所分別

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

比渾敦窮奇
構杙三凶
貪財為饕
貪食為餒

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

又使舜流
放四凶
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也放驩兜於崇
山南裔也竄三苗於三危西裔也殛

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構杙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朝親訟獄謳歌者皆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

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

按左翼謂以堯擬君以
舜自况為不倫說得同
心戴舜目無君父專魯
氣象已流露言下愚謂
此不過引古來君明臣

者遠
虞書舜
典也
以之任司徒之官而敬慎徽美
親義別敘信五常教化之典

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

民皆順從
此由舉八元布教之功以
五典之教
致內平外成無違教也
納之以冢宰之職
而百官之事皆得
以揆度百官庶事
以時而有次序

典克從無違教也。日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此由舉八愷以揆百事之功
以致地平天成無廢事也
以之賓迎諸
而四方諸侯來朝者
皆穆穆而極其和好
此由去四
凶而天下

無廢事也。日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咸服之
舉十六相去四凶族
共二十人之大功
史克言
行父

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

雖不能獲一吉人而舉之
則亦能逐莠僕一凶人矣
於舜之二十大功之中
是行父能有其一也

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良作比例又出史克口
中並非行父自對何必
過為苛責令行文者難
於執筆矣

得訣在使史克對故能
歸功行父若行父自對
安得有許多文字後人
於難措處往往托他人
之口其源盡本諸此也

左翼今日必授只算得
不能去今日必違乃是
流四凶放反君所為祇
是以舜輔堯君臣一德
非有他意可以免斥籍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七終

制中更着周旋將全文
收氣勢磅礴有舞鶴盤
空神虬戲海之勢

非敢自以為功或庶
幾可免於罪戾乎

也庶幾免於戾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七終

制中更着周旋將全文
收氣勢磅礴有舞鶴盤
空神虬戲海之勢
非敢自以為功或庶
幾可免於罪戾乎
也庶幾免於戾

